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段莉萍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摘要]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宋祁;唐音;宋调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094-05

北宋文坛上,宋祁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与西昆前辈刘筠、晏殊关系密切,深受他们的训奖及指导^①,而“二宋”中举的天圣年间,昆体诗风影响犹大,可以说他是步西昆派的后尘登上文坛的。历来评家以宋祁为后期西昆体的一位重要诗人。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把“二宋”归入西昆体^[1],他评宋祁《落花》诗,谓“其诗学李义山”^[2],又在评杨亿《梨》诗曰:“杨文公亿,字大年。首与刘筠变国初诗格。学李义山,集为《西昆酬唱集》。……‘二宋’尤于此体深入者。”^[3]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也指出:“宋莒公兄弟,并出晏元献之门,其诗格亦复相类,皆去杨、刘诸公不远。”^[4]贺裳、王士禛等诗评大家皆有类似的想法。

宋祁诗在后期西昆体诗人中是数量最多的,《全宋诗》共收有22卷。同时他的文学思想也最为丰富^②,它对杨亿等前期昆体诗人的文学主张有所继承、发展和创新,充分体现出后期昆体的过渡性。在他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宋庠多为“唐音”不同,他的诗风其实更显“宋调”,在诗歌内容题材、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皆有所创新,对后代诗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目前学界对宋祁诗歌的研究,笔者仅见谢思炜先生的《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一文部分内容论及,而缺少全面阐述宋祁诗歌的特色及影响的研究成果。笔者拟通过对宋祁诗歌的研究,以观照后期昆体诗人在北宋诗坛的地位及影响。

一、起伏跌宕的宦海生涯

宋祁(998—1061),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后徙安州之安陆(今属湖北)。他一生起伏跌宕,四入学士,多次在外为官。天圣二年与兄宋庠同举进士,为复州军事推官,经孙奭推荐,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明道元年,召直史馆,迁太常博士、同知

礼仪院,与李照等人修礼乐。景祐三年,预修《唐乐记》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宝元二年,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呈上著名的《上三冗三费疏》,宋祁认为,承平日久,国家经济已自凋困,应去三冗,节三费。这篇文章已显其政治才能。十一月,次当知制造、天章阁待制。庆历元年,出知寿州。二年,自寿州徙陈州。三年,由陈州还知制造,同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留为翰林学士。上《减边兵议》、《言三路边防七事奏》。四年,为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上《乞专刑赏状》。庆历五年,正月,为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后复为翰林学士。八年,十月,坐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事,出知许州。这是宋祁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打击。皇祐元年,复召为侍读学士、史馆修撰,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皇祐三年,坐其子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贤殿修撰。宋祁遭遇人生的第二次挫折,从此开始了他外出为宦近十年的生涯。四年,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五年,徙定州,上《御戎论》七篇。嘉祐元年,八月,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在益州任上,作《南阳集序》、《西州猿稿系题》等文。四年,嘉龙图阁学士,四月,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以疾入判尚书都省。五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六年五月,作《遗奏》,复为群牧使,寻卒。后赠尚书,经张方平言,谥曰景文。

宋祁一生以文学显,颇有政治才干,在庆历新政中,积极参与科举改革,有《详定贡举条制奏》。议论时弊甚切,无奈命运多舛,未能大用,他自己深以为憾。他的满腹牢骚在其诗文创作中多有寄托、宣泄。事见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七)、《宋史》卷284《宋庠传》附《宋祁传》。现存《宋景文集》六十二卷,《拾遗》二十二卷。

* [收稿日期]2007-06-21

[作者简介]段莉萍(1969—),女,四川仁寿县,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二、“善写牢骚之况”——宋祁诗对内心世界的开拓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真、仁两朝,宋代社会已进入所谓的“太平盛世”,反映在诗歌里自是一片升平、颂扬之声。西昆体也正是适应这种“开国文明气象”而产生的。《西昆酬唱集》中虽也有讽喻之音,但从总体看,歌咏承平的“颂声”依然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北宋中叶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内忧外患,士大夫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儒学的兴起重新唤起了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因此,单纯的“颂扬”之声不再满足时代的需要,对忧患意识的表现又再次成为诗人们诗作的重要主题。在欧阳修、梅尧臣等诗文革新派重点表现社会现实题材,向外发展的同时,与之同时代的北宋文坛的重要诗人宋祁则把笔触伸向内心,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拓。

《载酒园诗话》谓宋祁诗“善写牢骚之况”^[5],周必大亦称“(景文诗)述怀感事之作径逼子厚”^[6],这些评价皆道出宋祁诗在题材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即善于表现内心世界。宋祁诗充满了叹老、念衰、怨愤、忧谗、畏嫉的主题,这与其“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西州猿稿系题》)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他对宋诗题材的丰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是对前期昆体多咏“颂声”的最大突破,就是在后期昆体诗人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宋祁诗充满了“牢骚”,这与他一生多病早衰、宦海起伏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祈福醮文》自叙身世曰:“臣禀生暗愚,少小多病。十有三岁,慈母见损。年甫及冠,又失父荫。训海弗终,志操晚立。行年二十有七,乃始登科。”^[7]自天圣二年中举,登上政坛,他参与了国家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公修礼书、乐记,详定庆历编敕,改定科场条制,核实提点刑狱考课”^[8],宋祁还对国家改革弊政献计献策,如有著名的《上三冗三费疏》、《言三路边防七事奏》、《直言对》及《详定贡举条制奏》等,充分显露了他的多方面的才干,同时也遭到别人的嫉妒,攻击,“知公者谓公为全能,不知公者以为礼乐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毁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镇,不大用矣”^[9]。庆历八年(1048),宋祁五十一岁时出知许州^①。虽在第二年就复召为侍读学士、史馆修撰,但心底的阴影挥之不去。《谢复侍读学士表》云:“一金被赏,来众口之毁销;寸的取褒,启百夫之决拾。名盛难处,援寡易危。”^[10]皇祐三年(1051),又坐其子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从此,开始了他近十年在外为宦的生涯。这十年内,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思乡的煎熬及失志的怅恨等种种痛苦,直到嘉祐五年(1060),宋祁拜翰林学士承旨,终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京城。第二年五月,宋祁因病而卒,就这样结束了他多病坎坷的一生。

“言为心声”,与其兄宋庠偶尔在诗中流露心底隐忧迥异,宋祁反复地在诗中宣泄“牢骚”和痛苦,大胆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光看其诗题,就可以发现述怀、感怀之类的诗作特别多,如仅是《感怀》一题就有四首,一首五律,两首七律,一首五言排律。这样的诗作据大致统计至少有三十多首,其他虽诗题不明言感怀,实际内容也在抒发内心情感的就更多了。因此,对内心世界的展露形成宋祁诗在内容题材方面的重要特色。下面试详析之。

我们仔细分析宋祁抒发内心的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抒

发他忧谗畏讥,备受众口铄金的痛苦。我们看这样的诗句:

有志慕孤直,多言畏奇中。往往犯怒狙,时时遭嚇凤。(《抒怀上孙侍讲学士》,《景文集》卷六)

缓语填君聪,亡吴计中夺。人生不如意,在十常九八。(《杂兴》,同上卷七)

世路风波恶,天涯日月道。危心正无泊,持底喻穷愁。(《侨居二首》其一,同上卷九)

残蝉何所畏,城口抱秋林。(《老去》,同上卷十二)

缙帷怅侯侯经年,荣路心危重惘然。(《抒怀上南京常山公》,同上卷十三)

牢骚续罢文谁读,块垒浇平酒自赊。(《移病还台凡阅半岁乃愈始到家园视园夫治畦植花因成自叹二首》,同上)

乌毛落尽那胜弹,桐尾烧焦敢望琴。(《将道洛先寄太师文相公》,同上卷十四)

壮心千镞年年钝,世路风波袞袞翻。(《寄公序兄责政给事》,同上卷十八)

……

另一类诗作表现他多病早衰、功业未就的怅恨。宋祁“少小多病”,偏偏他又多才而敏感,他在科举中本为第一,章献太后以为弟不可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他欲大用的志向始终埋藏心底,而自己又仕途坎坷,那心底的怅恨唯有自己深知。三十多岁时,已有“还将数日恶,故故恼衰翁”(《连秀才东归》)之叹。且题后自注说:“谢安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余年逾三十,多难早衰,窃用自况耳。”^[11]宋祁早年并未遭受重大的打击与挫折,但他已感叹人生多艰,等他遭受人生的多幕悲剧后,他的这种痛苦就更加剧了:

多病始计日,蚤衰不待年。(《晓栉》,《景文集》卷六)

岁月不待人,驱我向衰境。(《念衰》,同上卷七)

不叹岁月道,所悼功名晚。(《感怀》,同上)

丹心虽许壮,白发不藏衰。(《到官三岁四首》其一,同上卷八)

五十为衰始,仍余五岁衰。双眸不明鉴,残鬓已纷丝。(《入壬辰新岁》,同上)

乐事行将晚,华年怯早衰。(《感秋》,同上卷一〇)

生平江海志,耿耿未渠央。(《寒夜始长》,同上卷一二)

吾生江海志,终不与心违。(《咏怀二首》其一,《景文集拾遗》卷二)

……

可以说,宋祁的满腹牢骚和怨望贯穿他的一生。早年之作如上面分析的《连秀才东归》,晚年的代表作,如《嘉祐庚子秋七月于还台明年始对家圃春物作》:

十年去国老蒙召,今岁始见家园春。双燕初来即宾客,群莺相逢如故人。蒙茸草树延野色,碎瓌鲑菜供盘珍。多惭吾党共醒醉,收得泽边憔悴身。(《景文集》卷七)

据诗题,我们可以推知这首诗是嘉祐六年(1061)五月前所作。宋祁嘉祐五年(1060)七月拜翰林学士承旨,几多周折终于回到京城,这离他皇祐三年(1051)因事出知亳州已近十年的时间。十年重回家园,心中万般感慨。诗人借景抒情,园中春天景色让人既熟

悉又亲切,尾联“多惭吾党共醒醉,收得泽边憔悴身”,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身心饱受创伤的诗人,全诗显得意味深长。关于宋祁晚年不被重用的情形,《东轩笔录》记载:“嘉祐中,翰林诸公,皆入二府。时包拯为三司使,宋祁守郑州,二公久已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云:‘拔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12]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宋祁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是多层面的、丰富的。“矢志之人其辞苦”^[13],宋祁与其他西昆诗人千人一面的对富贵、升平气象的描绘迥异,他的诗里充满了牢落颓放的情绪。这早与杨亿的以写赋颂之作为自己职责的论调格格不入,就是与其他后期昆体诗人晏殊、宋庠、王珪、胡宿等人相比,象他这样大胆、反复地袒露内心的不满和忧愁也是很少见的。这使其诗风不再如其他昆体诗人“温婉闲雅”,而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儒家诗教的“言志抒情”的传统。同时代的诗人,如此反复地叙说内心痛苦也许只有苏舜钦与之相比,当然苏舜钦诗比之更为激烈、沉痛。

宋祁诗多“牢骚”之言,这与其文学思想是紧密相联的。在《西州猿稿系题》一文中,他认为诗歌可以表现多方面的内容:“览山川,采谣俗,观风云怪奇,草荣木悴,岁时故新,朋昵判合,时寓诸诗”^[14],认为“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也就是诗歌是可以吟咏情性的,自然也包括对怨愤情感的抒发。在另外一篇重要论文之作《淮海丛编集序》中论述了逆境往往能造就优秀的诗人:“诗为天地蕴,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区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无穷,少者自高一世,顾力至不至尔。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无限,则辄穷蹙其命,而佛戾所为。予略记其近者,王摩诘颠于盗,愁苦仅脱死。杜子美客巴蜀,人沉湘,寒饥不自存。……是皆章章信验也。”^[15]他为优秀诗人多坎坷不平的命运感到愤激,甚至认为这是因为诗人们在诗才方面取之太多,而造成老天对优秀诗人的一种惩罚。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其实这是作者埋怨老天不公的愤激反语,这也是作者在为自己“不得志”的命运感叹。这与欧阳修著名的“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宋祁终究没有发展到“讪谤侵陵”(黄庭坚《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的程度,这与其“中和”诗观相一致^④。同时,宋祁又与同时代的诗革新派多表现现实、政治题材不同,他的诗“为宋诗打开了返回内心的道路”(谢思焯《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对后来宋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黄庭坚的诗歌题材就由早年对国计民生的反映到后来着重表现对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反映了宋诗题材由“外”到“内”的变化。

三、唐音犹存,宋调已显——宋祁诗的艺术风格特征

宋祁身处新旧诗风交替的过渡时期,他步西昆派的后尘登上文坛,早年诗风继承了前期昆体的浓艳、绮靡,但由于他对“自名一家”的自觉追求,晚年诗风有较大的变化。这与他在文学思想上追求创新自立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在《宋景文笔记》中,回顾自己一生的读书创作的过程,颇有许多感悟,认识到: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

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16]

宋祁是北宋文人中较早明确地把“自名一家”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想来加以追求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位西昆体诗人,能从对“唐音”的模仿、学习到明确地提出“自名一家”的观点,这是很可贵的。这在宋代诗歌由“唐音”到“宋调”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特定的价值及意义。体现在创作上,宋祁敢于创新,善于学习前人的文学优良传统,晚年诗风已趋沉郁、奇涩,在许多方面已具“宋格”。与其他后期昆体诗人一样体现出过渡特色,不过,他与晏殊、胡宿、宋庠其他几位后期昆体诗人诗风多为“唐音”不同,宋祁诗风其实更显“宋调”。

首先,在语言风格方面,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宋祁早年受前期昆体的影响,以李商隐为宗。早年诗风呈现浓艳、绮靡的风格也是很自然的。如集中的《残花》、《幽禽》、《南国》、《曲幌》、《咏苔》、《秋阴》等,代表作即是备受历代评家注目的《落花》:

墜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七)

这首诗历代评价甚高,《唐宋诗举要》引吴汝纶说:“此少作,故浓艳乃尔,收干乞之旨。”诗中“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一联,吴又评道:“此联兴会颺举,能尽落花之神态。”纪昀云:“结乃神似玉溪。”^[17]这首诗几乎句句用典,语辞浓艳,具有一种凄清迷离的意境。这是宋祁诗唐音犹存的体现。

但很快宋祁的诗风就发生了变化,出于对“自名一家”的创作理想的追求,宋祁特别推崇韩愈“务去陈言”的创新精神,他与欧阳修追求“平易”不同^⑤,他在诗文创中尤喜用奇字,《邵氏闻见后录》指出:“大儒宋景文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18]王士禛也认为:“余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19]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例中体会他这一特色:

久谢轮囷器,羞言阿堵神。(《答书》,《景文集》卷一一)
晓光衔睥睨,秋色静罽罃。(《晨赴书局》,同上卷八)
七年辞玉署,再入佐黄扉。(《玉堂感旧》,同上)
墟喧漆器市,箫暖卖场天。(《赴直马上观市》,同上)
缕管喜传吟处笔,白波催卷醉时杯。(《三月四日玩园花小集》,同上卷一六)
草色引开盘马路,箫声吹暖卖场天。(《寒食假中作》,同上卷一七)

宋祁还对刘禹锡诗不敢用“糕”字进行嘲笑,《邵氏闻见后录》记载: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辄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飏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餐”,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20]

这充分体现宋景文敢于创新的勇气,他不再沿袭前期昆体

的陈词丽句。宋祁诗多奇字、僻字,自然可体现他博学、创新的一面,但有时也难免有“艰涩隐僻”(《石洲诗话》卷三)之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祁是“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开创者之一。

其次,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与前期昆体“堆垛典故”不同,宋祁善于利用典故、意象来表现自己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他规摹于唐宋之间的特色。

我们知道,前期昆体的弊病之一即是“务积故实,而语意清浅”(《临汉隐居诗话》),宋祁诗与杨、刘一味堆砌典故不同,他妙于用事,善于化用典故以寄托感情,表达思想。我们再举《落花》诗为例,颔联“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的用典尤为人所称道。《载酒园诗话》卷一评道:

落花诗,宋人推宋苕公兄弟“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马嵬徒见旧香囊”。余意三诗俱善形容,语亦工丽,若使事着题,又无痕迹,当以子京为第一,公序次之,襄公又次之。“将飞”、“已落”,不问而知为落花。……此皆祖于义山咏蜂:“宓妃腰细难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思路至此,真为幽渺。^[21]

贺裳认为在宋庠、宋祁、余靖三人的《落花》诗中,宋祁“使事着题,又无痕迹”当为第一,“将飞”一联妙用典故,上句用《洞冥记》之典,极写落花翻落的神态,此句本于李贺《残丝曲》:“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22]下句用《南史·后妃传》元帝徐妃半面妆的故事。全诗“刻画可谓极工”^[23],托物寓情,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认为,此诗第二联“象征在人生旅途的艰难困苦中奋斗到底的精神”^[24]。陆游《老学庵笔记》亦称宋祁《秋夜诗》“妙于用事”:“《诗正义》曰:‘络纬鸣,懒妇惊。’宋子京《秋夜诗》云:‘西风已飘上林叶,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间底事最堪恨,络纬啼时无妇惊。’其妙于用事如此。”^[25]宋祁诗妙于用事,又对仗精确,可谓“辞严意密”,如这样一些诗句:“枉是胸中存垒块,可能皮里有阳秋”(《归沐》),“平台雪罢邹阳老,宣室厘残贾谊归”(《回郡将东还献渠相公》),“伤禽纵奋愁疮重,羸马虽还笑齿长”(《庆历初召为学士岁余罢久之出守凡三十年还拜承旨感而成咏》)。这些诗句将用事与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对仗精工,增加诗句无限容量,显得凝练含蓄,意味深长。这显然比前期昆体在作诗技巧上进步许多。当然也有个别诗句用事“艰涩隐僻”,甚至牵强,如《腊后晚望》的三、四句“冻崖初辨马,昏谷自量牛”。^⑥

宋祁除了妙于用事外,还善用人们所熟知的意象来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这一点与其兄宋庠相似,这是其诗还保留了唐代诗歌的重兴象、寄托的特色的体现。但他并不只停留在某个固定意象,他用一系列相关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客雁”、“寒蛩”、“孤月”、“寒雁”、“寒蝶”、“寒花”、“惊鸟”、“残花”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意象具有偏冷、偏寒的色调,诗人用之以寄托自己忧谗畏讥、多病早衰、凄清寂寞的情怀。总言之,宋祁善用典故、意象来表情达意,可谓辞言意密,含蓄蕴藉。他在欧、梅“革新派”追求散文化、平淡化的同时,也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条路一直延续到王安石、黄庭坚那里,为宋诗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同时,我们还需指出,宋祁在对情感的表达方式上,既有含蓄的一面,更有较为直露的一面,这是后期西昆体渐显“宋调”的表

现。我们看这样一些诗句:

毁语填君聪,亡吴计中夺。人生不如意,在十常九八。(《杂兴》,《景文集》卷七)

岁月不待人,驱我向衰境。(《念衰》,同上)

不叹岁月道,所悼功名晚。(《感怀》,同上)

丹心虽许壮,白发不藏衰。(《到官三岁四首》其一,同上卷八)

五十为衰始,仍余五岁衰。双眸不明莹,残鬓已纷丝。(《入壬辰新岁》,同上)

世路风波恶,天涯日月道。危心正无泊,持底喻穷愁。(《侨居二首》其一,同上卷九)

这些诗句没有运用任何典故和意象,而是直抒胸臆,好发议论,并且集中这样的诗句还为数不少。这正是宋祁步趋“宋调”的体现。前人已有指出,如纪昀认为《把酒》一诗“三、四宋调,嫌其太直”^[26],《侨居》“后四句太直”(同上);《春宴行乐家园》“三、四亦是宋格”^[27]。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宋祁诗在其成熟的文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了从“体规画圆”到“自名一家”风格的形成,可谓“北宋诸公中别自成家”^[28]。宋祁的诗歌创作为具有独特面貌的“宋诗”的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它一方面是对欧、梅革新派诗过于平淡化的修正,另一方面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南宋大诗人陆游还多次袭用宋祁的诗句,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认为陆游《江楼醉中作》“天上但闻星主酒,人间宁有地埋忧”句,《溪上避暑》“世上漫言天爱酒,古来宁有地埋忧”,《书意》“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间妄谓世无仙”句,皆是蹈袭宋子京《感秋》“天上有星宁免客,人间无地可埋忧”之句;而陆游《游近村》“乞浆得酒人情好,卖剑买牛农事兴”句也是袭用宋子京《岁稔务闲、美成都繁富》的“卖剑得牛人息盗,乞浆逢酒里余欢”之句。^[29]

[注 释]

- ① 详见宋庠《缙巾集记》(《宋元宪集》卷三六);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39 记载宋祁曾有诗作赖晏殊点定。
- ② 关于宋祁的文学思想详见拙作《试论宋祁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江汉论坛》,2004 年 2 期)、《试论宋祁对前期“西昆派”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 2 期)、《从“体规画圆”到“自名一家”——试论宋祁的文学思想对创新精神的追求及其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 1 期)系列论文。
- ③ 详见《宋史》卷 284《宋庠传》附《宋祁传》,亦见《邵氏闲见后录》卷 19 等。
- ④ 宋祁的“中和”诗观详见《大乐图义序》,《宋景文集》卷四五。
- ⑤ 《诗人玉屑》引《雪浪斋日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诗人玉屑》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365 页。)
- ⑥ 关于此联的用事,评家们意见迥异。方回认为:“善于用事。两崖不辨牛马,与谷量牛马,融化作腊后晚望诗,精密之至。”而纪昀却认为“用事甚拙”,查慎行进一步指出:“《庄子》‘不辨牛马’,言秋水无际。此言‘冻崖’。《史记》‘谷量牛马’,言塞外牲畜之多。此言‘昏谷’。俱牵强,不合用事切合,何得云善?”笔者同意纪、查两人的观点。(《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 545 页。)

[参考文献]

- [1]元·方回.桐江续集(卷32)[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方回等.瀛奎律髓汇评(卷27)[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85.
- [4]翁方纲.石洲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1.
- [5]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09.
- [6]周必大.跋宋景文墨迹[M].文忠集(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宋祁.宋景文集拾遗(卷二二)[M].全宋文(卷530),第13册,巴蜀书社,1990.173.
- [8][9]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M].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宋祁.宋景文集(卷三七)[M].全宋文(卷496),第12册,巴蜀书社,1990.312.
- [11]宋祁.景文集(卷九)[M].全宋诗(卷2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386.
- [12]胡仔辑.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6)[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80.
- [13]范仲淹.唐异诗序,范文正公集(卷六)[M].全宋文(卷358),第9册,751.
- [14]宋祁.宋景文集(卷四五)[M].全宋文(卷516),第12册,同上,659.
- [15]宋景文集拾遗(卷一五)[M].全宋文(卷516),第12册,同上,660—661.
- [16]宋景文笔记(卷上)[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49.
- [18]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卷27)[M].中华书局,1983.212.
- [19]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3.
- [20]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卷19)[M].中华书局,1983.148.
- [21]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1.
- [22]优古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M].中华书局,1983.234.
- [23]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M].清诗话(上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9.
- [24]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1.
- [2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M].中华书局,1979.92.
- [26][27]方回等.瀛奎律髓汇评(卷六、卷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306.
- [28]景文宋公文集,佚存丛书本天瀑山人跋,转引自祝尚书师宋人别集叙录(卷三)[M].中华书局,1999.119.
- [29]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1984.119.
- [30]李晓婉.盛唐山水田园清淡特色形成的社会主义心理阐释[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2,(3):120.

(责任编辑:朱德东)

Dance like wind and still stick to fighting when failing

—On Song Qi's poetic creation and influence

DUAN Li—ping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erfect literature thoughts, Song Qi's poetic creation showed obvious transformation from Tang Dynasty style to Song Dynasty style. Song Qi was different from his elder brother and his poems were more close to Song Dynasty sty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 contents, his description of discontent and indignation of inner world opened the expression contents of Song Dynasty style poems. In the viewpoint of poetic style, his poems transformed from love poems in a flowery style in his early period to gloom and depression in his late period. Song Qi threw away exquisite words in his early poems soon and used strange words and common sayings in his poems later. I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he was good at using literary quotations and images in his poems to express his deep feelings and there were many sentences directly expressing his intentions in his poems, which sufficiently shows the transient character of his poems and opens a another fine way for Song Dynasty style poems and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posterities.

Keywords: Song Qi; Tang Dynasty style; Song Dynasty style